

新的一年又来了。新望年味不淡，亲 友间的感情依然浓厚

中国人对过年的重视是刻在基因里的。一到春节，人们总会从四处归来，天南地北，不惧长途跋涉，如候鸟归巢。

小时候对年的渴望尤其强烈。一过中秋，就巴巴地张望着春节的到来，每天撕一页日历都觉得慢。妈妈说，等稻谷收了，等甘蔗砍了，年就就到了；爸爸说，等猪长大了，把它们拿去卖了，年就就到了；爷爷说，等村后的台湾相思树开了花，年就就到了；奶奶说，等你去年的衣服袖子盖不住手眼了，年就到了。

一到岁末，家家户户总要腾出一两天来收拾屋子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把要用的保留下来，清洗干净，重新归位，不要的清理出去。

我最喜欢翻别人清理出来的垃圾，总能淘到几样宝贝。有时是花纹精美的破碗，可以砸出光滑的瓦片来玩“跳房子”。有时是鲜艳的碎布，可以给我的洋娃娃做漂亮的裙子。有时是几粒好看的纽扣，可以串成别致的小饰品……

有一次，我拖回一张硕大而破烂的松鹤图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，却差点没被妈

妈打个半死。她大概是觉得这种做法显得我们家太寒酸卑微吧。

稻谷收了，甘蔗砍了，养了大半年的大肥猪出栏了。终于要过年了。

爷爷是个有仪式感的人。过年的前几天，他买来年橘盆栽，还有各色的菊花，郑重其事地摆在并不宽敞的客厅里。花盆用新剪的红纸糊上，真就有了几分过年的喜庆气息。年橘是椭圆形的小金橘，皮脆脆甜甜的，吃进喉咙里凉凉的，可舒服了。看到橘子一天比一天少，爷爷教训我们：“留着过年呀，别偷吃光了。”

傍晚去牵牛的时候，爷爷在村后的池塘边折下几枝台湾相思花往陶罐里一插，竟有几分蜡梅的意境，可好看了。爷爷的哥哥在战乱时去了台湾，从此杳无音信。看着这杏白色小花，爷爷浑浊的眼睛一阵失神。

除夕夜，少不了一顿团圆饭。爷爷奶奶养的走地鸡毛色金黄发亮，一年吃不上几次家鸡肉的我们早就惦记着它们了。天还没亮，妈妈就把鸡逮来杀了，带着它四处去祈福，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，一家老小健康康。祈福仪式过后，鸡就下

年，又过年

□ 宁碧君

了锅，咕嘟咕嘟滚着，用柴火烧的鸡特别香。爷爷煮的醋熘猪皮干也格外好吃。猪皮干用开水泡开，用白醋、白砂糖加上酱油焖煮。一出锅，撒上炒香的白芝麻，真是世间美味！一家老小围在餐桌前大快朵颐，笑声连连，温馨而幸福。

吃过年夜饭，爷爷奶奶就给我们派压岁钱。用一张张剪下来的新红纸包得方方正正，虔诚而庄重。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压着睡觉，连梦里都是快乐的，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

大年初一，我穿上漂亮的新衣，头上夹着花蝴蝶，美美地出门去找同乡的小姐妹们逛集市。阿花也想去，但是她还要犁田。她早早把牛赶到田里，使劲儿拖着犁耙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在泥田里转着。我们不想落下她，就在田埂上等着。阿花家穷，姐妹也多，一年到头都有干不完的活。每个人都有新衣服穿，但是阿花没有。大过年了，她身上穿的还是她四姐穿过的衣服。她四姐穿的是三姐穿过的，三姐穿的是二姐穿过的，二姐穿的是大姐穿过的。虽然都是红衣服，但是，

灰头土脸的。看着我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阿花一脸羡慕地说：“要是我过年也有新衣服穿就好了。”她的眼里充满了渴望。多年以后，阿花做到了外企的管理层。我想，她应该有穿不完的新衣服了吧。

等阿花犁完田，小妹妹们就一路小跑，浩浩荡荡地赶去渡口坐船过江赶集了。新年的集市真是热闹非凡呢，什么东西都有得卖，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充满新奇。燕儿买了漂亮的发夹，玲儿买了可爱的布娃娃，阿花买了作文书。我给自己挑了一条好看的手链，那上面的小红辣椒精致极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再也没有买到那样欢喜的饰品了。

“年，又过年，共庆欢乐年年……”音像店里不停地播放着欢乐的贺年歌曲。阿雅家是村里最早有影片机的。她欢快地走进音像店，邀我们和她一起挑选喜欢的唱片和影片，喜形于色的脸上是藏不住的优越感。我们挑的是卓依婷的唱片和发哥的电影。

过年肯定是要买烟花的，我们买得最多的是冲天炮和小鞭炮。火一点，冲天炮就噼里啪啦响着窜得老高。

我总疑心它们要蹦到天上去。我胆子小，不敢玩小鞭炮，因而常常被别人捉弄。阿花的弟弟尤其爱捉弄我。他拉我到牛粪堆旁，叫我俯身看看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刚把脸凑过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牛粪就炸开了，溅了一脸，身上的新衣服也弄脏了。他幸灾乐祸地哈哈笑着，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。

过年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，莫过于看舞狮子了。远远听到那激动人心的锣鼓声，我们就欢喜地跑过去。舞狮队伍人潮汹涌，锣鼓喧天。我们屁颠屁颠地跟着走乡串村，不亦乐乎。舞狮子的师傅们都是平日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，新年一到，穿上舞狮子的服装，就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。

看完舞狮子回来，家里的床单、蚊帐就遭了殃，通通被我们扯了来舞狮子。家里一片狼藉。但我们毫不担心会挨棍子，因为新年是不允许打人的。我们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笑着，闹着，欢欢喜喜地过大年。

儿时新年的欢乐笑声还在耳畔回响，新的一年又来了。新望年味不淡，无论相隔多远，亲友间的感情依然浓厚。

一个“阳江土著”的 开春礼赞

展览名称：画语下的东平——曾华油画新作展

主办单位：《羊城晚报》艺术研究院
曾华美术馆

展览日期：2026年2月17日（正月初一）至4月1日（免费开放）

展览地点：阳东区东升路3号曾华美术馆



东平的眼睛（油画）曾华



珍珠湾的对话者（油画）曾华

正月初一，当春风再次拂过阳江的土地，曾华美术馆的“画语下的东平——曾华油画新作展”如约而至。这是一个“阳江土著”用大半生行走、阅读、绘画，最终浓缩成一篇献给家乡的开春礼赞。

本次展览共展出16幅作品，以阳东区东平镇为主题进行创作。珍珠湾的木麻黄树、飞龙寺的檐角、渔港码头的船只……这些熟悉的风景，在画家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景象记录，而成为诠释家乡风貌的深情视觉注脚。

“我的作品是徐霞客式的自主寻找与自觉表达，但核心要呈现的，始终是一种充满希望、给人以力量的感觉。”曾华说。他的画除了对家乡的深情描绘，还希望传递一种奋斗、向上的精神。正如该系列的《东平之歌》，在他看来，其内核实为“奋斗之歌”“希望之歌”，也是一曲不断向前的“前行之歌”。

曾华被誉为“家乡风物的歌者”“乡村守望者”和“诗意家园的守望者”。面对曾华的油画，中国美协原副主席、著名画家林岫先生曾感言，曾华的心境，有一种神圣的崇拜，“土地”在他心目中，是绿色的光环，“土地”的形象化，使他笔笔成画彩，“土地”的美，使他魂飞魄动，一截又一截，曾华一直画不完！在阳江人看来，曾华更像那个执拗的邻家伯伯——六十多岁了，每五天还要进一次山，走了许许多多条村落，把那些即将消逝的路、正在老去的树、风雨中匆匆归家的身影，一笔一笔，从时间的洪流里打捞上来。

曾华的油画受俄罗斯油画影响深远，他崇尚“弗拉基米尔画派”和苏里柯夫、列维坦等画家，却一心立足本土，做一个纯粹的“乡里人”。40多年来，曾华坚持以阳江的山海为母题进行创作，累计已创作近2000件作品。艺术家谢天赐评价：曾华笔下的山川、河流、溪水、村落、道路、草木等等，不仅仅是景物的再现，而是被文化赋予灵魂。

站在曾华的画前，仿佛能看到一个与你息息相关的“平行世界”——有你回家的那条路，有几时的歌谣，能闻到稻花的香味，也能感受雨水的清凉。

曾华常说：“路会带着你走。”这个春天，如果你走进阳东，走进曾华美术馆，或许你也会带着你走进一个“阳江土著”的内心深处，走进那片被油彩浸润的故土，聆听他持续向故土献上的深情告白。

文/赵旭虹 《羊城晚报》艺术研究院副院长

当大地结冰、雪花飘扬的时候，我的老家皖南， 渐渐地就有了年味

小时候的年味

□ 刘广辉

小时候的年味是最难忘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当霜叶落尽，大地结冰，雪花飘扬的时候，我的老家皖南，渐渐地就有了年味。

大概在春节前一个月，村里杀猪的声音就开始此起彼伏了，一下把平淡的日子拉进准备过年的阶段，年味随之而来。几个壮汉打开猪圈的门，有人牵猪耳，有人拉猪尾，簇拥着把肥猪拉出来，摁在屋外的长条板凳上……晚上，左邻右舍欢聚一堂，开心地吃杀猪饭，提前感受春节团聚的氛围。

做豆腐也是过年必有的习俗。大人们提前把黄豆泡好，然后拿到石磨坊，一人推磨，一人拿着勺子把黄豆送进磨眼。随着石磨缓慢转动，浓稠的黄豆汁从石磨缝里流淌出来。黄豆汁用细纱布包裹后反复挤压，豆浆被挤出后滴到下面的木盆里，待豆浆挤尽，纱布里剩下的就是豆渣了。豆浆倒进大铁锅里熬煮，再加入石膏点卤，形成豆花后舀入铺着细纱布的木筐。待木筐装满豆花，卷起纱布将豆花严实实地包起来，盖上木板，木板上放上大石块压制。几个小时后，豆腐就做好了。揭开纱布，把豆腐切成块，放进装满清水的木桶：冬天里这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，到春节时依然新鲜。

过年讲究年年有鱼。为此，家家户户年前抽鱼塘抓鱼。那时候，每三户村民共同拥有一个鱼塘。年初放些鱼苗进去，也不用专门喂养，鱼儿自然长大，和池塘里本来就有野生鱼没什么区别。春节前，大人们借来水泵，把塘水抽干。冬天虽然很冷，但当水抽干，看到鱼儿跳跃，大家纷纷脱掉鞋袜，挽起

裤腿，光脚跳进池塘抓鱼。大人、小孩在淤泥中反复奔走，看见鱼，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抓。孩子们因为技术、力道不够，常常鱼没有抓住，反而被鱼扇了一身的污泥，引起大人们一片欢声笑语。辛苦一天，到了晚上，大人们会炖上最新鲜的鱼犒劳一家老小，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年糕也是重要的年味。年糕用糯米、粳米按一定比例混合做成，起初是手工做，后来乡里有了专门的作坊，制作就快了许多。把泡好的米打成粉，煮熟后再压制，切成一块块的长方形，冷却下来就成为硬邦邦的年糕。每年作坊做年糕的时候，方圆几里都飘扬着大米的香味。这香味也会飘到我的学校——年糕作坊就在我们中学附近。记得初中的某一天下午，得知父亲在作坊做年糕，我一放学就立即奔向那里。赶到时父亲的年糕刚做好，还冒着热气呢，白白的，软乎乎。父亲拿一块给我吃，我立刻大快朵颐起来，小小的肚子居然连续吃了两块。至今都觉得那天的年糕是最美味的。

厨房，是年味最足的地方。春节要炸圆子，寓意团团圆圆。萝卜切碎，和猪肉搅拌，加上大米粉，揉捏成小圆球，然后，下油锅炸。炸到金黄，捞起放在一边的筛子上冷却。刚炸出的圆子是最好吃的，我们一群孩子常常趁着大人不注意，偷偷拿几颗刚出锅的圆子吃，那种喷香酥脆，放进嘴里感觉好像有云朵在舌尖上跳舞。大人们还会卤肉。铁锅里放上猪头和一些大骨，加上调料大火烹煮。不一会儿就汤翻滚，香气四溢。待这些肉煮得软烂的时候，大人们就捞起来，把肉从骨头上剔下，骨头则扔掉。看到孩



佳作欣赏

回眸（国画）

陈永锵

子们循着肉香过来眼巴巴围观的样子，大人们会留一点肉在骨头上，然后把骨头给我们啃。那些粘在骨头上的肉，稍微搅一下，就会掉进嘴里。那一瞬间，美味像电流一样迅速在齿间蔓延，浑身上下满满的幸福。

过年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，比如做粉丝、挖冬笋、大扫除等等，过年前的每一天都很忙碌。这些家里的事情做完后，就要上街打年货了。街上人山人海，全是打年货的人们。他们会买牛肉、羊肉，买花生、瓜子，买年画、挂历，还有苹果、橘子等水果……不把带去的箩筐装满是不会回家的。而孩子们

最盼望的是买新衣新鞋。一年也就这个时候能有新衣新鞋穿。试穿时，闻着新衣的味道，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。新衣新鞋买好后，舍不得马上穿，得留着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，应上新年新气象的景致才穿。

待一切准备就绪，除夕也就到了。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在摆满好酒好菜的桌子旁，桌下放着旺旺旺的炭火盆，整个家里暖烘烘、热热闹闹。村里爆竹声不断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。大人们相互敬酒，述说着过去一年不同的经历，分享着收获，感慨着不易，展望着未来。孩子们则品尝着平时难得见的美食，吃完后抢着出去放鞭炮，向

长辈讨压岁钱——大家都尽心地享受着春节的祥和、欢乐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，餐桌上每天都有可以像春节一样，以前过年才有的丰盛宴席早已成了寻常。然而，在体验幸福生活之余，也有人感慨年味没有以前那么浓烈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对春节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盼望、惊喜。特别是工作以后，我远离家乡，春节常常都在异乡度过，更加感受不到以前的那种年味。每逢春节，我都会回首过去，回味小时候的年味，那是一代人最温暖的回忆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里最温馨的一缕诗意。

阳江的春节

□ 林祥悠

循此古礼。

除夕当天一大早，人们便开始烧水搓粉做圆子。阳江圆子与别处的汤圆大不相同，其精华不在粉团之内，而全在粉团之外的配料：瘦肉片、鲮鱼松、萝卜粒为其标配，升级版的则可加入不同种类的海味，其中瑶柱、鱿鱼丝、虾米为首选。圆子吃完，开始杀鸡宰鸭准备年夜饭；与此同时，每家每户开始张罗着贴门神、广钱与对联。每每此时，村子里便走满了大大小小的拿着门神、广钱、对联与糍糊的行人。彼此路上遇见，则会相互招呼几句，或停下来闲聊一阵，再继续手头的活计。年夜饭前需祀神。小时候，我喜欢跟在母亲的后面到土主庙拜神。礼拜时，母亲总要念上几句吉利的话语，然后烧纸钱，燃放鞭炮。回到家里，母亲还要在床前摆上圆子酒水，礼拜“床头

婆”。当一切整理完毕，年夜饭也就开始了。

年夜饭的样式，虽然一直都随着社会的发展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着，但是在阳江人的餐桌上，鹅、鸡、鱼、生菜，却是必不可少的。年夜饭吃完，一些人便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做煎糍，炸酥角；油香米气，语软言欢，一家人围坐在炉火前齐作共话，其乐融融。刚刚起锅的煎糍、酥角很脆很香，嚼劲更是上乘，非在日常市场上所售卖者可比拟。

县志还载：元旦，启户即燃爆竹掷门外，谓之斥瘟神。其现在在燃放鞭炮掷门外者，在除夕夜就已经开始了，特别是凌晨时分，整个村庄真是一门而响，千门而应，断断续续，直至天明。初一日，“把祖先及门灶毕，卑幼以次拜叩亲长，谓之拜年。族党戚里相过交拜，乐工踵门弹唱，好事者

装成彩龙凤狮诸舞乡庆演，舞龙必先鲤鱼，舞凤则兼演杂剧，舞狮必演技击。金鼓喧闻，观者如堵，自元旦至然灯乃罢，谓之闹元宵。”大年初一向长辈拜年得利是，是每个小孩最开心的时刻。记得小时候，春节时舞龙舞狮舞鲤鱼的习俗还很盛行，他们“沿街庆演”之时，后面必跟着一队长长的小孩队伍。便是如今，我所在的村子还有一个舞狮队。初一清晨，吃过早饭，他们就开始沿街庆演，很是热闹。有时候，还会集齐人马，邀来兄弟舞队，在村中地堂一起表演武艺，谓之“打功夫”。常常引来远近村庄的人们围观。表演之日，便是村民朋友围刷屏之时。鞭炮不断，点赞无穷。

“初二日谓之开年，亦祀祖先”，也煮圆子。吃过圆子与开年饭，人们出游的出游，回娘家的回娘家，各得其乐。有些人家也会

在这一天趁着姑娘回来的时候打粉酥。除了这时候的鹅油最足外，母女间长时间不见，也正好乘着这难得的共处时光一起话家常。母慈女孝，儿孙绕膝，天伦之乐，无过此时。当然，有些人家还会乘着此时家中人众，一起携铲带锄头到地里掘泥捣鸡窝番薯。大好春光，难得的年初闲暇，岂能就此白白辜负了！

初七为人日。这天人最大，不用祀神。人们一早起来便煮圆子，以示庆祝。先前，在人日，人们是不出远门的，只留在家里团聚；如今，世易时移，社会习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一些人也会在这一天的清明时候，乘着人日的东风，或出游或工作。以期在外面有一番大的作为。

闹过元宵，在阳江，春节也就正式结束了。

诗苑

贺捷龙三号运载 火箭发射成功

□ 何文滔

焰喷金光破午烟，龙腾碧落耀星躔。
海陵浪涌鲲鹏翼，漠水春催骥蹏年。
云路频开银汉外，箭星再泊斗牛边。
从今莫羨飞仙事，我辈乘槎已占先。

立春

□ 颜仰建

仿佛侦察兵，潜伏枝头。
寒风困兽犹斗，獠牙泄露懦弱。
草芽、叶芽挺起看不见的脊椎，
聆听突围的密语。
泥土下，树梢上，
光在集结。
迎春花转动古老密钥，
节令大门缓缓推开，
光在天地之间，翩翩起舞。